

王文成公全書

一五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一

外集三 書

答佟太守求雨

癸亥

昨楊李二丞來備傳尊教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
悚今早謹節推辱臨復申前請尤為懇至令人益
增惶懼天道幽遠豈凡庸所能測識然執事憂勤
為民之意真切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復孔
子云丘之禱久矣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
之際而在於日用操存之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

於此矣凡所以為民祛患除弊興利而致福者何
莫而非先事之禱而何俟於今日然而暑旱尚存
而雨澤未應者豈別有所以致此者歟古者歲旱
則為之主者減膳徹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
引咎賑乏為民遍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
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
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雩帝用盛樂春秋書
秋九月大雩皆此類也僕之所聞於古如是未聞
有所謂書符呪水而可以得雨者也唯後世方術

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污之操特立堅
忍之心雖其所爲不必合於中道而亦有以異於
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小說而不見於經傳
君子猶以為附會之談又況如今之方士之流曾
不少殊於市井囂頑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呼吸
風雨之事豈不難哉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事
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簡寃滯禁抑奢繁淬
誠滌慮痛自悔責以爲八邑之民請於山川社稷
而彼方士之所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爲之但弗

之禁而不專倚以爲重輕夫以執事平日之所操
存苟誠無愧於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帥僚屬致
懇乞誠雖天道亢旱亦自有數使人事良修旬日
之內自宜有應僕雖不肖無以自別於凡民以誠
使可有致雨之術亦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顧
乃勞執事之僕僕豈無人之心者耶一二日內僕
亦將禱於南鎮以助執事之誠執事其但爲民悉
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急於近名天道雖遠至誠
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答毛憲副

戊辰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
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
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
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
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
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
不足以為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
與當行而不行其為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

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
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為利
禮義為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
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
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為福也况
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盖瘡癘蠱毒之與
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
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
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

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
羅焉則亦瘡痍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
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執執事之諭雖有所不
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隳墮
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

戊辰

某得罪 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以禦
魑魎則其所宜故雖風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
不敢見若甚簡伉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

比數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為過使
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圉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
使君之義而諒其為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
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為罪
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
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
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
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
鶩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

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二

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
閑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
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 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
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况
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
使君必且無益縱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

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刻

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纔舉以要
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為使
君為叅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
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
其土地人民若叅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
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聞
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
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
之雖今日之叅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

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
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
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三

戊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
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
之以氈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
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
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

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
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為晚故且隱
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
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
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
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其
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
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
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

而反為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獠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為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卧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為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揚

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
苟聞於 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為
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
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
四十八支更迭而為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
莫敢爭以 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
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
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
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

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為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答人問神仙

戊辰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即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卧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効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